執齋先生文集

執齋先生文集卷八

萬安劉玉著

七言絶句

志感

兒童爭喜翠華歸曉起趨朝禁漏稀獨立脩廊聽遠珮
絲啼烏共依依

和閣恩寓懷

征衣擣罷已更闌挑盡銀燈欲夢難自恨生身不如鴈隨
君飛度居庸關

書感

春來日日是西風春盡西山雪未融惆悵小園新芍藥曉
來零落數枝紅

督師九江

日出匡廬烟霧開樓船笳鼓過江來平南不用横磨劒手
挽銀河落上台

寧國方丈夜半

夜深香燼燭朦朧萬籟無聲月正中老僧卧聽讀周易忽
即升堂打曉鍾

泮書

買櫝當年已失珠可堪章句横註蟲魚何人獨抱先天易兆

出泰坑萬仞餘

吟詩

楊柳多情舞雪能銀河無力洗徐凝夜來忽作鈞大夢從此來絃膝上停

回鑾

索居日日計回鑾咫尺天津路豈難滿暮臨岐更翹首湖風空送鴈聲寒

紫金山

紫金山下鳳凰臺臺下長江滚滚來擬撥浮雲攄遠興眼中誰是謫仙才

山詠

皇城東北似連環一脉微微二水間千古紫金鍾王氣錯教人指覆舟山

宿天壇聞簫

閟罷黃庭絳蠟銷夜深誰弄紫鸞簫風吹裊裊入雲去不覺蓬萊千里遥

題文山大忠祠

淮上干戈海上船孤臣萬死有誰憐只今柴市塲揚去九轉丹成夢亦仙

錢江張廖燄宅

簾幕寂寞鎖斜暉絃管無聲燕不歸猶有細塵消未盡隨
風飛上路人衣

春興

上苑鶯啼春未闌東風飛絮滿長安西山一帶青如染幾
度朝回立馬看

秋興

楊柳蕭疏帶晚霜碧雲迢遞鴈成行天憐栗里秋容淡乞
與東籬萬斛香

夜思

憶自江頭理畫船絲桐塵鎖又經年一聲何處南來鴈霜

月滿庭人獨眠

楊柳

楊柳毿毿葉半黄夜來堤上有微霜丁寧莫更輕攀折留取長條繫短航

春望

長安回望日華東雲裏樓臺知幾重桃李一番春雨後柳條無數舞薫風

志感

淮上遺民今有無書生痛哭豈能蘇神仙只欲飛升去絶粒空餘點石爐

送客

都門樽酒惜分携寒雁初歸柳未齊惟有黃金臺上月照君遠過玉門西

歸思

青山遥路別難平緑水舟航縱復横惟有白雲無盡藏巢由不與世人争

戲馬臺

馬上功成伯仲間接山力盡此臺閒令人苦恨隂陵道不見當時一騎還

放鶴亭

鶴去亭空草自青坡公辭翰尚留馨河流不盡英雄恨處士山中醉未醒

春遊

首把芳樽掛小車尋春何必問人家柴門半掩垂楊裏一樹小桃初着花

山逕

石逕何曾車馬來崎嶇磽得護蒼苔山邊幾樹開桃李每到春深也自開

四興寄諸兄弟

築得茅齋近翠微柴門常啓客來稀日常掩卷支頤坐閒

鷗流鷺自在啼

二

載酒尋詩傍水涯　逃村十里藕荷花　詩成酒醒月初上　不覺小舟撐到家

三

秋社相邀酒甕開　接籬顛倒坐莓苔　黃鷄唱罷吾先醉　紫蟹肥時君再來

四

萬木冬來凍欲僵　小齋篝火讀歸藏　無端窗外梅花月　勾引東風透雪香

宋徽宗

萬歲山高應瑞圖天書雲篆闡仙謨不知五國城頭夢
到神霄玉府無

陳後主

瓊花彫盡月難圓結綺臨春思惘然惟有臙脂井中水鏡
光霞彩似當年

紅梅

天遣羅浮作醉鄉東風吹暖壽陽妝莫將劉阮疑仙蹤
影簾櫳自暗香

憶春遊

小車轣轆輾芳塵花柳欣欣又一春擬向行窩尋舊約不知誰是倚樓人

陡山 宋高宗過此有字刻石元將保章者磨去題其名宜一洗之以泄中原之憤

淮流縈遶陡山阿南渡曾經翠輦過誰遣腥膻涴崖石魚龍終日噴烟波

浮山 梁武據此以灌壽春堰壞龍怪翔舞而下漂溺者數萬人

築堰浮山灌壽春要將波浪混風塵那知水陸無遮會半是濱淮未老人

題竹

高節清標耐歲寒故園日日報平安無端浪跡風塵下却

向人家畫裏看

題扇

雨過溪山卷畫開綠陰深處有樓臺抱琴我欲尋詩去載酒何人問字來

江亭別意

紅紅白白更青青桃李垂楊簇小亭好景留君君不住陽關明月共誰聽

春晚舟行見桃

暖風輕浪送牙檣屈指歸程近帝鄉莫訝桃花開較晚應留春色待劉郎

憶友人

落盡晨星帶草堂金樽空釀百花香一從風雨鷄鳴後更有何人似范張

憶昆弟

幾度書來憶鴈行幾人猶在似靈光紫荊花下茱萸酒留我歸來作醉鄉

蓮花澱

蓮花澱前湖水春流如碧玉凍如銀樽中釀是湖中水洗盡往來行路塵

又

平堤一望盡湖光橋北橋南路短長漁父水中圍曲箔行人水上引拖床

送行

日日都門送別離道傍楊柳已無枝西飛白日東流水不放行人住少時

陵祀有感

三十年餘待禁闈賜衣猶在鬢已衰此生不及陵前樹猶得青青長舊枝

除夜饋酒湯沂樂

爆竹聲喧天五天故鄉[illegible]依然煩君莫惜屠蘇醉明

日今宵是去年

懷歸

隴首秋風木葉稀白雲天遠鴈南飛何蕃太學緣何事日日都門送客歸

二

鑑湖之水清且漣中有二頃菰麻田故人有約不歸去老却黄花又一年

三

扁舟日日思烟波知隔雲山路幾何昨夜麻姑報消息爲當南去北風多

四

夢憶湖西舊草堂梅花開後雪生香惠連詩句清如玉留
我歸來薦壽觴

春遊

雪霽輕雲弄日華偶乘春興過鄰家小園桃李猶含凍狼
藉東風苦楝花

楊柳

春前柳線弱垂長春後楊花漫漫飛柳線折來今已盡楊
花飛去幾時歸

彭城懷古

營漢寢占山椒宋館迢遥接近郊千古英雄征戰地只
今唯有鵲爭巢

題扇

吟愛溪山雪未消蹇驢馱醉踏瓊瑶林端知有春消息更
逐香風過小橋

舟行懷古

維楫建業繫扁舟玉樹瓊花憶舊遊蝴蝶不知人世改莫
問猶自夢莊周

黄鶴樓

江夏城西黄鶴樓一樽曾共故人遊只今風景依然在零

落丹楓幾度秋

夢歸

午窓欹枕似還家把袂殷勤惜路賒啼鳥數聲驚夢散滿
落春色在梨花

曉過西湖

隱隱湖光曙色分孤山微露水邊村林逈清氣消難盡幻
作南枝帶雪溫

二

北高峯前湖水西笙歌夜在月明歸清晨獨自棹舟去更
無人處有鶯啼

三

湖上熏風暑氣清芰荷香送棹舟輕只疑圖畫丹青裏却有笙歌笑語聲

四

芰老荷殘剖檜枯秋風獵獵捲平蕪英靈惟有將軍樹長就新枝拱舊都

冬至見燕東汪器之江天信

至日俄驚社燕來差遲飛送客舟回濛濛烟雨榕陰綠試問梅花開未開

題扇

綠若青簑罷釣歸垂楊風急雨霏霏傍人總羨鱸魚美惆悵磻溪識者稀

歸舟抵家口號 自刑部內遷

江上歸帆帶雨飛路傍人訝是還非惟應鷄嶂千秋月知我依然一布衣

長信宮

重重簾幙蔽亭臺春到人間花自開時有落紅三四點隨風飛過粉墻來

昭陽殿

香軀掌上舞春風幾許娥眉怨守宮靈藥餌來良夜永樓

鴉鸞殘不共錄

雲中戍

朔風和雪捲征衣冬盡邊城未解圍試向紫關回首望年年惟有鴈南歸

榆林城

白榆枝上雪闌干二月河壖正苦寒空對梅花懷驛使春風原不過長安

五陵遊

柳外濆濛花亂飛鶯歌蝶舞思如迷苧羅窓下日將暝亭馬原頭人未歸

黃陵廟

黃陵祠下春波綠芰荷香裏鴛鴦宿日出行人發棹歌巫山冉冉遥相逐

贈戍嶺南

鴈飛不過祝融峯遷客乘舟入廣中回首長安家萬里子規啼罷月朦朧

又

驛路風霜已歲餘嶺南何處可停車葵花自是常傾日莫向棠陰詠卜居

題扇

弱水三山駕六鰲金烏碧海沸銀濤道人胸次無塵滓萬里星槎送羽毛

楊柳詞

裊裊垂楊春水邊飄飄飛絮晚風前章臺別後隋堤遠爭遣歸時似少年

春風

春風一夜遍天涯吹盡桃花更柳花惟有小園松與竹青青依舊占年華

棹舟

[illegible][illegible]風簑弄夕暉小舟輕槳疾於飛自從認得桃源路忘

却雲山舊釣磯

春遊

春曉肩輿訪碧山晩扶殘醉棹舟還不知何處桃花雨添却清溪四五灣

知津閣

贛水南來十八灘灘灘亂石路行難知何流過知津閣却倚輕舟作畫看

湖上曲

蕩漾鴛鴦水滿陂荷花十里晝舟迷女郎怕有西風起盪槳歸時日未低

竹枝詞

五雲南上百重山山下灘流灣復灣兩岸鷓鴣啼不盡不知中有釣舟閑

仙潭嶺

仙潭嶺上老君臺千歲桃花幾度開青牛紫氣無消息惟有白雪時往來

金鷄峯

我家門外金鷄峯屹立雲漢天爲籠日華初上欲飛去縹緲扶桒千頃紅

紀夢 醉中夢談忠義事客笑曰山居無所用此予曰士平時不能激昂以故臨難失措不可不

勉也及覺紀之

濟世無能老漸侵葛巾歸隱白雲深那知清夜幽齋夢猶有捐軀報國心

題麻溪畫

雨過林端曉嶂開小橋流水路縈回柴門净掃無塵跡時有飛紅點緑苔

謾興

日高茅屋未炊烟抱甕先生尚醉眠賴有宗文知此意午窓閑誦浴沂篇

漁陽俠士

謝耳熱語如傾豪氣全吞尾刺管莫爲時清辭牛懵月中髑髏尚從横

除夜

斗柄初回夜未闌桂爐熏煖栢樽寒新年只在三更後細把春園醉裏看

又

香泛屠蘇入酒樽驅儺簫皷夜紛紛停杯試問春消息春在梅花已十分

新春謾興

紅塵飛不到吾家静掩柴門向水涯却怪春來忙底事

山移竹自澆花

二

曉聞靈鵲噪簷牙知有遊人泗水涯春雨春晴殊未定小窓閑對碧桃花

三

春陰漠漠曉寒加細雨廉纖接海涯莫遣晩風吹作雪明朝何處訪梅花

四

杖藜門外問浮槎路隔溪南麥子家梅子漸肥梔子瘦黄鸝啼盡雨中花

醉

清逸先生老更狂春來日日典衣裳醉中更作遊山夢夜半醒來月滿床

尋幽

短笻輕棹渡春流茅屋柴門石逕幽啼鳥嚶嚶山犬卧數竿脩竹倚墻頭

紀事

香霧絪緼隔絳霄謾將消息比春潮長門咫尺難囘步況復春明萬里遥

題眞隱兄畫

小山叢桂鎖烟蘿知有幽人住澗阿一任紅塵三萬丈青山依舊白雲多

山遊二圖

物外烟霞別有天桃花流水自年年避秦不是忘歸路似與山靈有夙緣

又

瀑布源頭石逕懸雲林開處露晴川我來翻羨樵蘇客買斷青山不用錢

題畫

蒼山叢桂鎖烟霞流水橋通石逕賒千古猗蘭堪洗耳杖

索何處覓仙家

惜春

花柳飄香點翠漪小闌携酒欲歸遲黃鸝紫燕紛紛語

有啼鵑憶舊時

謾興

故人邀我訪青山竹杖芒鞋紫翠間若把桃源比人

塵不似白雲閑

讀白沙詩

先生家住小廬山瀑布香爐夢寐間昨夜江門風濤急

人舟在落星灣

宮詞

砧杵聲停鬪管絃熏爐香燼夜如年芙蓉池上梧桐月照見鴛鴦獨自眠

竹枝詞

五雲驛前春水生黃公灘上客帆輕幾人安穩舟中坐幾人驚恐浪中行

題曰清婿畫

雲散青山雨乍收一江春浪接天浮何人艤艇臨川意魚躍鳶飛興未休

又

新買江頭萬斛船錦帆將掛碧雲邊殷勤爲語芳洲客努力清時濟大川

喜宗孔宗曾入學

芳園新起讀書臺玉樹金芝遍地栽更喜青青籬外筍遠分春色過墻來

題曾爾魯輔姪畫

萬斛蒙衝一葉輕禹門平地海濤生雲羅欲試屠龍技鷗鷺尋常莫浪驚

二

載酒尋詩作遠遊晴嵐飛翠路行舟江湖風景今何許想

像坡仙赤壁秋

三

隔岸青山曉霧開小亭清絕寄江隈不知瀑布夜來雨只道白龍飛下來

四

江上春風舞釣蓑桃花新浪急如梭小舟撑入横塘去聞唱人間欸乃歌

士充入學書賀子尚婿

湖上朱門對碧岑濟川舟繫曉雲陰幽人種德多時雨馥馥書香滿桂林

題魯輔姪扇

川上春風杖屨同軒髯傾耳話從容泰山屹立青霄上活水源通碧海東

書士克士元士先扇

芳草青青雨後春小虫欵欵任天眞如君辨識窓前趣一扇清風泗水濱

二

春到人間草木知雨餘幽步綠參差只將周子庭前意寫作王維畫裏詩

三

二老圖書太極前鳶飛魚躍語難傳須知川上如斯嘆不是尋芳學少年

文卿姪春集

龍岡曉雨浥塵沙輕馬來過小院家試問城南春幾許夭桃新放兩三花

憫農柬當道下同

莫向農夫問草萊春霖秋旱總成災富家斗粟貧家命當却耕牛借不來

又

槁項黃軀倦荷鋤忍飢猶有未還租一年辛苦成何濟挑

云旧中草也無

憫役

無數防夫擁縣廳白牌紅點字如星廂頭一一催供給雞犬村中夜不寧

又

戎籍年深清未休買丁虛解赴邊州瘢痕莫照溪中水水底魚龍亦淚流

荅友人

君居冀北我江東幾度書來託塞鴻昨夜披雲樓上望月明依舊與君同

詩餘

青玉案 舟中重九前一日

扁舟短纜牽長溜計歸程何時候鴈聲北去頻回首缺月將圓涼風欲透徙倚黃昏後匆匆客裏將重九登高閒却題詩手惆悵故人新別久小院梧桐長堤楊柳何處黃花酒

驀溪仙 思家

匆匆客路薄暮停舟楫積水浸長天雲影裏鴈行明滅故鄉千里割不斷柔腸春時節花如雪重重翠幕掩映黃昏月錦瑟寄離鸞粧鏡裏淚消紅臉夢回欹枕依約見梅花

宵鍾徹銀釭歌此際空愁結

瑞鶴仙

靜夜庭階寐酒醒來座上杯盤狠藉人去空尋覓渺吳水縈青楚山凝碧流年堪惜十分春已拋二七恨東風捲盡楊花不報海棠消息撥拽心旌如織雲遶天涯月穿窓隙驚鴻縹緲凌波處無塵跡聘佳期桂吐中秋早已橋橫七夕那時節細看霓裳重斟仙液

執齋先生文集卷八

執齋先生文集卷九

奏疏

輝縣知縣奏民情

據本縣沙堤等社一十六甲軍民等耆耜程禮等狀告各社地方坐落本縣西北太行山麓石多土薄賦重民貧一十六里原額人户一千九百四十一户地一千三百六十七頃九十四畝一分三釐該稅糧一萬二千一百二石七斗四合四勺九撮五圭自宣德正統等年以來水旱相仍民漸消乏至成化十八年又被天雨連綿山水泛漲堪種地土衝成河溝沙石壅

壓不堪耕種遞年稅糧無從辦納富者典賣田園貧
者鬻賣子女甚則罄賣家産逃移他鄉遺下抛荒稅
糧負累見在人戶窘逼萬狀不能安生今禮等一十
六里止存五百一十四戶稅糧仍舊追徵況前項地
土水衝沙壓寸草不生永難開種非其餘抛荒可比
弘治三年已將前情具告本縣申蒙本府
奏行布政司轉行本府去任知府張洛親詣本縣督同
掌印知縣戴晃踏勘明白委的前項地土水衝沙壓
抛荒糧草遞年包賠不前具結開闗本縣申達合干
上司續又蒙委本府知府王儼督同知縣李琮復勘

相同轉達去後又蒙分守弘治五年以來蒙本府
府王儼下縣查勘得各里逃糧數多無從措置遂將
本縣在官空地貨賣銀兩完納知縣李琮節次措取
富户客人銀兩輳補至今未還年復一年愈致負累
知蒙準告乞爲轉達分豁便益等因到縣惟恐不的
覆勘相同切照卧自祖父世受
國恩入仕之初勉圖報稱非不知稅糧
國用所關苟肝腦脂髓可以補助不敢吝惜但糧縣在
衛輝府所轄六縣糧額最重而沙堤等里水衝沙壓
補賠尤難近年府縣變賣官地勸借富户設法措置

尚未完納目今公私俱罄無所可施催併之嚴不過
加之以箠楚箠楚之過不免繼之以逃亡非惟有害
於民生抑亦有傷於
國本查得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該本府胙城
縣
奏稱在城等社地土硝鹹沙淤蒙戶部河字八百八十
三號勘合勘報明白成化十五年九月十五日蒙
奏行布按二司委官踏勘是實准將折色布匹均派該
縣辦納起運糧草那於肥饒縣分徵運令輝縣沙堤
等一十六里地土委的石沙壅塞不堪耕種比與胙

城縣事體相同況經知府張洛王儼知縣戴昂李琮
累次
奏勘非臣一人私言如蒙准
奏合無將該社拋荒税糧勘實除豁或准令折納布花
或存留府縣上納庶幾糧額不虧追徵易辦居者日
就於安生逃者風聞而復業下可以回郡縣彫弊之
風上可以裨
國家靈長之祚除申合干上司轉達外為此具本專差
老人李深親齎謹具
奏

聞

山西道監察御史題塞倖門廣言路

臣伏見近者通州缺分守官該兵部推舉指揮樊

劉琄二員節奉

聖旨盧龍衛指揮使胡震陞署都指揮僉事分守通州等

處地方欽此欽遵又該兵科都給事中屈伸等題乞

要收回

成命奉

聖旨已陞用了罷欽此欽遵竊以銓選者建邦之大柄聽

納者治世之良規倖門一開則群枉並進言路一塞

則庶政日聰治理所關匪直細故而已也臣待罪言

官不敢緘默伏乞

聖明垂聽昔舜命九官咨於岳牧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

也肆我

祖宗法古致治凡文武員缺輕則該部擬授重則會推上

請亦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圖治革傳奉以清仕途而近年以來

倖門復啓孫伯堅等既以傳奉而列文階金琦等又

以傳奉而任武職傳奉不已繼之

內批始則王寧以之而登卅備倭今則胡震以之而通

州分守舉之不出於公用之不求其當其視
帝王致治
祖宗立法
陛下初政豈不矛盾共然以傳奉而較
內批則載於
宸翰而絲綸忠以奪銓衡之職率是而行公法盡廢而
正途塞矣且王寧夤縁之初兵部科道循名盡言諍
之曾幾何時胡震踵其故智而向之爭者遂不復爭
可見
聖志稍移則羣心盡靡騷騷之勢將見讜言不復聞而百

職廢矣況今天下武備廢弛山陝遼蜀外方撫綏江廣雲貴內寇竊發武臣職事雖博采拔擢以求其人猶恐非稱若王璽胡震之爲人 臣雖不知然覩其多緣戚里賄賂潛通以求苟得是豈能鼓勇以敵愾哉不過怙勢以肆其威剥軍以償其利任之一方則害一方布之天下則害天下可逆覩也設以

成命不可復回竊恐百世之下萬一有大奸慝欲干事權阻格公論而營

內批必援今以爲例則是傳之百世而害百世又非特一時之害而已也是故防患者貴微除惡者務本玄

宗停斜封而致開元仁宗收內降而臻慶曆以
陛下明聖加之以斷其私是何有哉伏望
陛下覽既往之迹察將來之弊將王璽金鉉孫伯堅等盡
行革退仍將胡震拿送法司明正其罪杜絕
內批禁止傳奉申飭庶僚各慎厥職庶幾退一人而羣
邪自消納一言而衆善斯集治理之成必比隆於堯
舜矣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御史巡視通州陳言除害
臣聞忠君者必盡其言愛民者必除其害盡忠焉而

不盡其言則蔽發已之實心愛焉而不除其害則乎及物之仁政故皋陶之謨必至於載陳帝舜之仁必形於四罪也臣比奉

命巡視通倉竊見通州者天下之襟喉

京師之肘腋地勢聯絡無關中之三輔糧饟積聚則滎陽之敖倉兵衛環拱又建康之石城也然一州五衛事多牽制而分守官獨專行之故得其人則事可理不然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謹按分守通州署都指揮僉事胡震才本凡庸叨蒙任使曾不效其犬馬之力而惟恣其狼虎之心分守甫踰一年過惡殆難枚

舉庸張枷號濫問刑名議擬不知用何
律條紙米不知作何支用左右則抽箭手以立班頭出
入則列馬導而吹響器不畏
神都之密邇寧恩兵伍之單虛倚周松朱五孟成張賢
趙景等為腹心用薛三尹全顧聰鄭林為信為牙爪
助其雲焰剝害軍民如東關邵榮以貼門對而罰沒
河李成等以開井澆園而罰各鋪則以點鑼而罰各
米鋪則以較斗而罰各車脚則又以印布袋而罰各
隊有煤炭之科各門有免點之科外而總甲則有拜
見下至倡優亦有月錢之名取之盡錙銖搜之至骨

隨遠近軍民莫不怨嘆而皆忌其凶勢莫敢聲言臣
所風聞恐亦未能盡其詳悉也以臣所親見者言之
弘治十七年四月十二日胡震多占軍伴劉海等令
其出錢顧夫扛擡四轎至臣察院臣查有事例將海
等問罪餘犯查提未報本年八月十四日通州右衛
五所千戶孫鋐等因胡震去令千戶張顯多泒軍錢
受過不過備呈到臣杳得節次虛泒侵欺數多散拘
張顯供稱弘治十七年四月十七日胡震令伴當侯
翰要去銀五兩二錢五分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又令
寫字人陳洪要去銀一十二兩及家孫鋐等各稱一

應科派皆胡震分付畏懼責打只得出辦行提俟翰
等未結弘治十八年二月初九日胡震將通州右衛
舍人李昻責打傷重十二日身死私令千戶王洪用
銀買和及又將北關巡檢司巡檢趙昇責打傷重日
久不痊此皆臣在通州所親見者也夫以胡震貪酷
違法如使其真能弭盜猶未足以爲功况自分守以
來盜賊不次生發如近日通州城中强盜張鑑等殺
死劉鋮夫婦此皆地方不嚴所致後雖敗露得獲一
里胥之事耳胡震反自誇張不加警戒以致强盜糾
合入城明火執杖打刼太監宋玉家財踰城而去如

蹤無人之境此皆臣察院前後至近之地[illegible]
乎臣訪通州城中素無强劫雖日前分守王宣[illegible]
無能亦未嘗有盜至於胡震而後有之則是胡震之
才又出王宣之下遠矣抑胡震非但不能弭盜而已
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
竊胡震竊位而以貪暴行之是亦盜之類耳救火而
投以薪則火必益熾治水而不塞其源則其流不止
胡震不去盜何由而弭哉臣待罪言官誠不忍通州
之人被胡震之害而又被强盜之害幸蒙
聖明求言之時不敢緘默乞

勑兵部另擇廉幹武職分守通州將胡震拿送法司明正
其罪仍通議處今後通州一應刑名科辦悉歸州衛
從憲臣稽察如此庶幾民害以除地方獲安守臣奉
法而
京師增重矣緣胡震係武職分守官及陳言除害事理
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監察御史陳言文修六事
屬者陰雨爲災星行示變

陛下既舉交修之典又允求言之章臣有以仰見
陛下克謹天戒之盛心矣然所謂交修者不過祈禳而不
求諸政事所謂求言者不過文議而不見諸施行竊
以爲應天之實豈但如是而已乎謹按天地間陰陽
二氣陰閉乎陽故久雨而兆晴陰抗乎陽故夜星而
晝見此皆陰盛陽微之象也古人遇變必擬諸人事
而求所以應之盖人事一陰陽而已以其分而言則
君爲陽而臣爲陰以其屬而言則男爲陽而女爲陰
以其類而言則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以居而言則朝
署爲陽房闥爲陰以地而言則華夏爲陽夷狄爲陰

究而言之則陽爲德爲祥陰爲刑爲慝三代而上陽
長陰消故恒治安漢唐以下陽消陰長故多衰亂此
陰陽休咎之常也然遇災而懼者罔或不興獲福而
驕者鮮或不敗此則天人感召之幾又存乎厥脩之
實何如爾恭惟
陛下夙稟睿資嗣登寶位首頒
赦令而遐邇傾心繼謹朝儀而臣工拭目至治之效計日
可睹矣然乃兵凶相仍災變迭見
天心仁愛豈無由而然耶正所以警動
聖心而徵示其象苟應之以實則其變自消否則變不虛

生豈不深可畏哉臣受
國家世休戚是同謹竭愚忠條陳六事曰端治本曰清化原曰親大臣曰勵庶官曰擇內侍曰攘外夷凡以舉交脩之實而事爲之末不與焉臣義激於衷言犯所
諱惟
陛下憐其志赦其罪而採其言天下幸甚緣係陳言實交脩以消天變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一端治本臣聞身者治天下之本也大學八條目之

詳揭之爲要中庸九經之大叙之惟先聖賢之所
相傳不外是理
陛下出震御天新服大政上焉帝王之統緒
祖宗之基業下焉
聖子聖孫百世之繼承四海九州兆民之仰賴萬幾之重
萃於一身苟隱微之際一有忽焉理治之幾分矣
可不謹哉伏望
陛下以聖賢爲師親近儒臣講求其說心之所存若對上
帝己私必去天理必克燕閑則觀經書以知義理
觀史傳以知法戒勿使逸遊得以妨功勿使投玩

得以奪志勿使邪佞得以惑聰明勿使嗜慾得以
耗神氣遇事則揆諸理法而應之勿以喜而徇物
勿以怒而加人一日二日兢兢弗息如此則
聖德以成治本端而乾綱舉矣
一清化原臣聞宮閫之德風化之原也故有大任而
後有文王之聖有邑姜而後有武王之賢周南始
於關雎而終於麟趾良有以也
陛下方議婚之年而遭大戚孝心純至必不忍於舉行然
宗嗣所關
遺詔諄切選擇之道亦不可不先議也竊見前代册立后

妃或取諸權寵之宗或取諸寒微之姓殊不知權
寵所基驕奢易作寒微所起鄙吝或存如漢之呂
霍梁竇唐之張良娣宋之劉美人有可鑒已乞
勑禮部遵奉
遺詔於內外清白良善之家旁求有德若干勳戚近屬及
閹販庸流不許預選女德難知則察其父母兄弟
家教難悉則質諸邑里親隣必其懿淑足稱母儀
然後儲奉近宮早親傅姆將之以義理閑之以禮
節候
陛下終制入正中宮其於

聖德必非尋常之助也抑
陛下春秋方富而
太皇太后年齡已高　臣尤望
皇太后體
先帝奉親之心推古人從子之義內脩閫教外資治理由
戚外戚務遠利權如此則將來有所則效化原清
而坤道順矣
親大臣
國家建官之制倣於成周外而六卿分職以率其屬內
而三公論道以經乎邦

列聖相承用臻至治由乎統紀密而責任專也茲遇
陛下繼統之初尤宜委信咨詢以資治理然乃闊然弗接
邈然弗通指揮已布而弗知諫諍雖入而弗用如
此則
陛下安所倚毗而大臣亦安所効其忠乎臣又覩近日以
來
勅令之行或戾於後
詔旨之出或改於初如外戚之餘塩既奪而復與邊方之
內職當革而復留內帑之銅錢將查而復改莊田
之取索已禁而復開是豈

陛下之自異其言乎蓋必有自矣夫明良相遇至治之所
由成聽任或偏私謀之所由遂也伏望
陛下念宗社之重公委任之心內閣諸臣
先帝所倚托者也宜日加詢訪以盡論思一切
詔令指揮悉關議擬府部院長亦宜不時召問有所建白
省覽施行庶幾私弊以革政理以通而陰蔽者開
矣
一勵庶官官之有職猶男之有耕女之有織也一男
不耕則家以之飢一女不織則家以之寒庶官不
職天下何由而治乎竊見今之居官類多雷同苟

且臨政之剛大之任居屬寡忠益之資承流者懷於旬宣親民者病於撫字至於軍衛不過剝刻奉承而已求其職之盡者百不一二焉姑以邊事一端言之嘗募軍矣嘗買馬矣嘗備邊儲矣而軍馬邊儲卒至於不克甚則胡虜內侵幾逼畿甸猶且僥倖虜去而莫展一力其他可知已臣待罪言官天下一敝而不能言之而不能行不職甚矣夫豈敢妄言以告人直內省知咎圖共策勵厥職爾昔人有言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方今承平効職為易而且不然萬一臨

難孰能蹇蹇匪躬以濟

國家之事哉乞

勑吏部嚴考察之方明黜陟之典破雷同苟且之俗興蹇諤盡瘁之風仍行在內各衙門及在外撫按等官各察所屬而激揚之使庶職咸知所勵則庶政無不理矣

擇內侍昔者明王左右前後莫非正人故君德隆而政教美後世外臣疎於接見奉承燕閑者不過內臣而已親密則情易狎漸漬則習易移

陛下英年初政可不慎於斯乎乞於近侍之臣嚴加遴選

勿以趨事爲賢而棄老成勿以阿意爲忠而踈正直此誠養德求治之要不可以爲近而忽焉者也

臣又覩

國家内設各監外設鎭守等官其任至重但員數既廣資性不齊奉公者固有之而玩法者亦不少矣如

司鑰庫太監龎璟奉

命查盤抗法沮撓又如監督太監苗逵損將挫師而敢爲欺罔鎭守河南太監劉朗凌蔑

宗枝科擾郡邑而幸免罪愆此皆玩法者也且

陛下之法受之

祖考貽之子孫所以御萬國而[illegible]四夷豈謂即位之始先
自玩於近侍之臣乎伏乞
陛下嚴加戒飭奉公者進之玩法者退之使內臣先知所
警則達之天下無思不服矣
一攘外夷我
國家攘夷狄之功有功於中夏有光於萬古帝王疆場
宴然百三十年于玆矣近者將臣不戒殘虜陸梁
朝廷旰食爲之命將遣師僅得逼去然皆
宗社之靈
朝廷之福而非將士之功也夫倖不可屢僥安不可久恃

明者防未然況已然乎盖虜自土木得志繼而尾
刺讐殺失其故巢數十年遂以近邊爲家煖則來
東牧接於朶顔寒則西歸駐於河套故常夏侵宣
府秋犯大同冬寇陝西之境如飢賊寓我籬籓其
覬覦之心肯一日已乎近者大同宣府之敗尤
可寒心將死軍逃人畜殲盡萬一近關不固則
京師之肩背危矣此其攘之之計當如捧漏沃焚竊恐議
者以虜去爲安而不虞其復至兵法曰不恃其不
來恃吾有以待之不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
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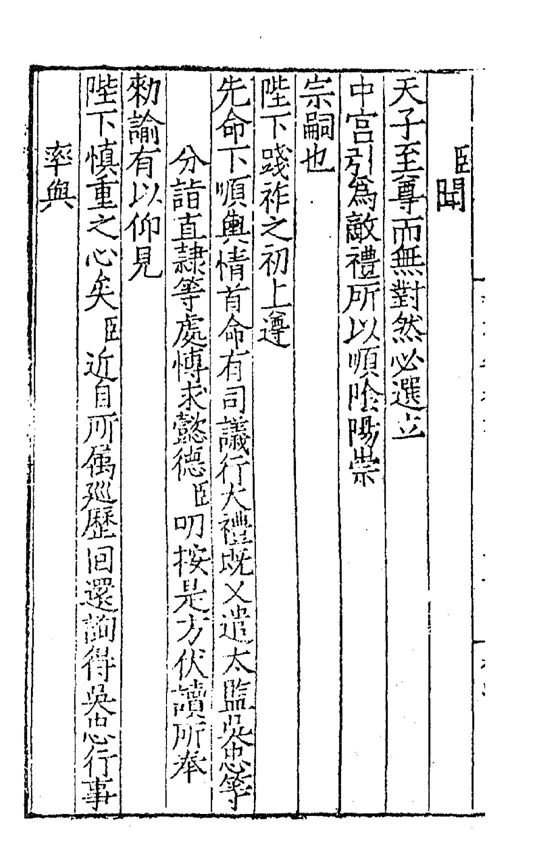
勑兵部轉行各邊依虜此時急圖戰守勵士馬脩墻堡謹
斥候遣間諜添濟兵以資全力預審地利以後
後功勞廣可誘則誘之以疑其心被驅之人可招
則招之以破其勢別有竒策以次舉行至若總制
之設宜及無事之先巡撫苟以國事為心亦何嫵
於共濟副都御史羅恭原任邊陲人皆稱服儻加
委任假之以權必能倡率各邊以攘虜患攘之之
道非必如馬邑之設謀衛青之度漠要在謹其入
驅制之以術銳則清野以老之怠則奮師而致擊
但使懲創勿爲窮追如李牧之守雲中斯安邊之

長策也然

京師天下之本武備尤所當先承平之餘徒為文具軍士困於科役而逃亡者多將領出於營求而忠勇者鮮近該廷臣建議慎舉將才清查軍伍其法善矣而實效未盡覩也竊以軍額非不多食糧者悉歸行伍而精練之則軍可足用將固難其人若破資格拔之以才試之以事而序陞之則將可得人軍足而將得人處之團營分領教閱遇警則率之截殺以靖寇攘事已復歸

京師以鎮奸宄此在安內攘外之長策也然賞罰天下之

大柄賞罰不明雖有强将百萬之衆不可得而用之昔我
祖宗驅擄廓帖木兒以清中原擒買的八剌以靖沙漠矣豈有他道哉亦曰賞罰明將士用命而已今也名實混淆賞可以幸而得罰可以幸而免尚何怪乎將士解體胡虜之益肆乎兵法之料敵必曰賞罰孰明此安危之幾不可不察也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如齊威之烹阿封即墨内治既舉則外夷自攘而陰凝者消矣
巡按直隷題慎重大婚



臣聞

天子至尊而無對然必選立

中宮引爲敵禮所以順陰陽崇

宗嗣也

陛下踐祚之初上遵

先命下順輿情首命有司議行大禮既又遣太監吳忠等

分詣直隸等處博求懿德臣叨按是方伏讀所奉

勅諭有以仰見

陛下慎重之心矣臣近自所屬巡歷回還詢得吳忠行事

率輿

勑旨相違弘治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定州選中女子
一位吳忠明知所選將以儲配
至尊就當異其禮文嚴其居處轉行有司以時應付起送
赴
京或以冬寒則當稍候春暖顧乃冒之南往踰順德而
抵大名跋涉道途觸冒風雪從者抱愁惋之態見者
動驚詫之心吳忠等尊居而厚享選中者卑處而隨
行名分不明莫此為甚既非
勑諭十分敬慎務存大體之意又違
勑諭令其父母親送來京之文此吳忠輕慢大婚之罪斷

手不可辭也臣又訪得吳忠自抵涿州縱其下人擅作威福經過真定等處供應科索動計百千各屬州縣雖遠不可到女子無可選者悉皆拘其守令必滿其所得而後起程雖

勑諭有不許一槩攪擾之言不復顧忌所司抑首而不敢抗各職噤口而不敢言誠以

大婚事重冀其有所裨益爾今迹其臨事輕慢如此選中者且不加意未選者豈能留心蓋吳忠爲人性多偏拗而又聽信家人吳容等恣意妄行凡其所圖不過苟利而已安能知所慎重有所裨益

國家之事哉臣竊見
先朝奉選令
太皇太后之時太監牛玉竟以作弊受罪與其治之於後
曷若戒之於初此誠
國家大計之所關臣子微衷之不能已也況臣待罪言
官豈容終默如蒙
采納乞
勑該部取回吳忠另選老成之人以任其事曉諭選中女
子即送赴京禁約經歷地方毋得似前科擾仍將吳
容等拿送法司治以重罪如此則承

命者必謹儲選者必精
宗社垂祥生靈蒙祐矣
巡按直隸陳治忽明忠佞
臣聞救燃眉者不可拘拱手之儀呼疾痛者不能循
唯諾之節里之捨其隣必從容而言之父之捨其子
必呼號而言之何者其勢誠迫而其情誠切故也然
則
朝廷大事果有關捨治忽安危為臣子者所當畢命効忠
犯顏陳謨豈可自諉泛遠甘為容默哉臣待罪近畿
竊聞

陛下近頗聽信太監劉瑾等多事逸遊又聞
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俱以諫不得行致仕而去臣聞
之雖不能詳伏竊竊以二臣者
先帝所簡以輔
聖躬臨終顧託之言
陛下必聞之矣劉瑾等佞倖小臣凡其巧為戲弄不過投
陛下之一笑而已而不知耗神氣惑聰明妨政理為損多
矣
顧命大臣以輔導為職故欲屏而去之此其事甚忠
陛下弗察顧不忍捨彼而忍捨此狥逸遊之樂棄輔導之

臣遜

先帝顧命之言遂使瑾等恣肆之計此誠天理人欲存亡之

幾

國體治亂安危之繫臣叨言職此而不言無復可言者矣

昔者孔子爲魯司寇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侏儒戲

而前孔子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命有司行

法焉漢鄧通戲于殿上丞相申屠嘉召而罪之曰小

臣大不敬當斬令吏行斬之古人致嚴於戲弄之臣

如此也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若瑾等之導逸遊

所謂逢君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若劉健謝遷之止

佞倖所謂容君也畜君者原

聖德日茂逢君者進則

國事日累可不謹哉抑臣方有深憂于此

陛下春秋方富而總萬幾輔導大臣既皆引去內侍老成者又多退閒則言議安所顧問燕閒誰與居乎必將逸遊愈數佞倖愈親忠益之事不聞讒諂之言日進如是而政柄不移政體不紊未之有也況今災變頻仍甚者白虹貫日雷震

殿庭彗見於紫微之宮星搖於天王之位證諸人事厥繫匪輕而天下民貧財盡所在空虛武備不脩胡寇

日肆夫以
陛下即位之初天下之疲弊如此而災變之見又如此誠
宜恐懼脩省克己從人若乃厭老成而喜私暱狎逸
遊而忽政理是循焉既逸而棄其啣車將傾而含其
御求以不殆豈可得哉且天下大器常以衆君子持
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今二臣既去則君子
之勢益衰孽倖不除則小人之黨益肆此臣之所大
懼恨不碎首
丹陛以問
陛下之聽也伏望

陛下體天人歸與之重念
祖宗創造之勤謹治忽安危之幾察忠佞是非之實將瑾
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勉留大學士劉健謝遷責以
輔導司禮近侍悉任老成之人禁止逸遊完養神氣
清心講學以興治理如此則
先帝以慰災變自消海宇乂安
皇圖永固
陛下壽同乎軒羲名齊乎堯舜誠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豈徒一事之美一時之幸而已哉
臣無任激切恐懼之至緣劉瑾等係內臣及係無題

治忽明忠佞以裨

宗社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典史龔銘齎謹

題請

旨

執齋先生文集卷九